

昌
谷
集

欽定四庫全書

昌谷集卷六

宋 曹彦約 撰

上書

上廟堂書

竊見敵寇侵邊諸城被圍平地百姓坐受剝掠中外洶
洶恐有窺江之謀愚竊以為不足憂也因默強鬪本無
遠略乘蒙古退師之後肆衝突以示餘勇驅河南之民
以為簽軍無復有尼瑪哈烏珠人物水潦既降馬無長

技暖氣將效弓無勁力不有敗衄必有內難謂之不足憂
信而有徵然而治內者當有規模事外者當審施設古
人于此二事載在方冊與治同道治如反掌與亂同事
亂亦如之不觀天下大勢而獨幸敵人之退師忽有強
敵起于旁鋤耜耒于中左支右吾力不暇給本朝之敵
不止于金人而已也自古君臣同德輔佐同謀園坐者
有成說奔走者有定嚮然後事無不成為無不就自開
禧用兵以來迷失此意疆場之事不得盡至榻前聞外

之人不得盡聞廟議上以籠絡之術行其私下以苟簡之意逃其責甚至兵無主將而散郡守兵已出界而方建武宣威造命之本誤矣自古中書之務貴在清簡操略所以御詳居靜所以制動元首叢脞萬事皆隳自開禧用兵以來調發一項人馬至催劄十數驅磨一件遞角至里牌三五命令不堅決而持守易變賞罰不信必而奉行無準甚至庚牌太多未免失墜調發太遽多至叛亡而造命之本紊矣自古用兵之法必須聞外先有

事權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非欲其跋扈也威不重則不足以服人權不一則不足以出令又須有財物可以動衆有官爵可以賞功聖賢審度事情立說如此必有所見開禧雖立宣閫實無事權名為招撫者或得以抗衡名為節制者或得以侵官微而偏裨皆得以直達小而州縣皆得以僭言用揣摩之小數而欲求度外之功拘閒假之常文而欲制難料之變至於軍前支牒皆仰給于總所臨陣喝轉皆見沮于有司用事者欣然有

得謂足以關防控馭不知俊傑之士豈肯受制事掣其肘時失其機或觀望以謀奪其位或傾險以陰沮其謀而有志者不肯任事矣自古用兵之時必須州縣先有事力故祖宗之財其根本在州縣非縱其自營也有外寇者當防內難有軍事者當固民心調發者必有激賞經過者必有券食事勢當然無可疑者開禧以前州縣儲蓄素厚尚可支吾及至國用司一立專以剗刷為能有一孔之利者無不攫取有累政之積者無不起解民

間受害尤難縷數聚兵不得其所而徒費調運楮券不
清其源而徒困秤提鹽筴之所以屢變舟車之所以不
通用事者但見所入稍多謂足以補助經費不知州縣
之間所至窘束田野之民無不貧悴有危邦之陋風無
太平之盛觀給度牒則擾及僧道給鹽鈔則擾及商賈
而有志者不能措手矣自古寡不可以敵衆弱不可以
敵強兵以衆而為強以寡而為弱非謂帶甲之夫皆欲
其出戰風寒之地必欲其盡護也城郭之兵恃險以為

固其兵宜寡平地之兵恃人以為險其兵宜衆是故善用兵者立重屯于腹心分輕兵于邊徼明斥堠以守關隘倚民力以護鄉井卒有緩急則必審輕重以為策應卒有撓敗則必守家計以俟後舉小捷不足以為喜小挫不足以為辱開禧嘗試用兵不習武事置御前諸軍于邊徼不圖進取縱北騎驅馳于腹心不思決勝守關隘無慮數百處不問緩急遣戍役不滿數百卒所至潰散方且調禁卒于諸郡取弓手于諸邑論其人則未免

烏合作于外則徒見張皇及至光濠受圍則兩淮束手
襄安城守則荆湖痛心置赤子于度外遑恤蹂踐稱斫
寨為雋功止同剽掠每見捷報令人媿惡設伏者不過
百人斬首者不過三級生擒一名便稱萬戶馱子一頭
便稱番馬解圍之音日聞而北騎不退報捷之旗日上
而境土不闢所幸敵無謀耳萬一稍識兵機陰行詭道
或多方以相誤或聲東以擊西指偏師以綴諸城率驍
銳以迫江潯而吾國奔命矣自古教民而後用之不教

者謂之殃民所謂教之者非特行陣進止之法也怯者常有以激其勇勇者常有以養其氣明爵賞之可慕而息其剽掠之風察衣食之不闕而銷其飢寒之慮然後正階級以定其分示好惡以觀其智將必使之知兵兵必使之愛將以此衆戰始可集事開禧冒昧用兵不知兵法取泗州上表未已旋復陷沒取和尚原奏功未報旋復失利宿州未得已有靈壁之敗唐州未至已有三交河之衄兵不素教將不素練無塞井夷竈之法而遽

相蹂踐無曳柴偽遁之謀而甘受鋒鏑一矢不得以相加匹馬不得以還轡而吾國大震矣自古用兵當明本意必有以服人心乃可以合天理有安民和衆之志而後有簞食壺漿之迎有禁暴除亂之謀而後有東征西怨之事痛惟國家南渡九十餘年陷中原于域外之地往時河南北之民間本朝有恢復之意莫不延頸企踵以為禮義之國可以衽席我也自開禧用兵之時本意不立使忠義之人結怨于對境已不足厭服其心及交

鋒之際諸將素無紀律縱殺戮以詭威武肆剽掠以代
賞犒濫及降附謬稱巷戰誅及寶化名曰搜山兩河之
心視官軍有若寇盜十年以後怨官軍猶入骨髓致使
簽軍之策得行而歸順之意不決垂亡之境猶足以動
萬里之衆而規恢之本意誤矣自古舉軍國大事必須
先塞倖門大開公道忠讜者未必皆合理不失為正論
諂諛者未必無寸長不失為姦計在乎上之人勤于政
而敏于事旌其淑而別其慝則忠讜者日得進見而諂

諛者自然退聽矣當開禧用兵之初已知有債帥之弊
用事者聞其名而惡之痛自洗濯或拔之于卒伍之中
或起之於閑廢之地舉朝相賀便謂得人不知倖門未
塞公論未伸善結託者雖無功而安不善結託者雖有
功而懼無債帥之名而實有債帥之費故詐冒奏功者
往往得志真實用命者紛紛得罪而諸將之志怠矣自
古知彼知己百戰百勝間探之所以明非特重賞以使
之也參之以聖智行之以仁義自我而往者必思有以

考其實自彼而來者必思有以察其情推赤心以用其
豪傑厚衣食以養其行輩又時縱一二以疑之使彼之
情偽所在有不得而掩者開禧以前聘使交修釁隙未
見敵人情偽或不可以測知開禧以後通行無壅或當
陣被擒者乃大將之子或受命出戰者乃中原之人敵
已失其巢穴不能守其命令間探之不明厥咎誰執彼
吝于用財者固不得以逃其責而反間之不得行必有
以分其責者也捕姦細于疑似之間處姦細于必死之

地一經削髮則首領不可保一經刺舌則冤苦不得伸
彼方且以計而誤之此復中其計而殺之使失身敵境
者無還期俛首奴婢者不南嚮而間探不明矣自古招
降納叛皆足以破賊因其人而用之其效最速然非如
中國之人可以專用也正兵一萬可以用三千正兵一
千可以用三百立正軍以為家計用降叛以為先鋒雖
山東河北忠義之人久隔聖化亦必處置得宜表裏相
參然後悔慢之心不作節制之令得行開禧用兵之時

僅得一納合道僧不能使之招誘族類肆行反間已往之失不復再議近歲招納忠義尤更踈略始欲借其威力收復州縣久乃引入內地付以邊陲及至釁隙已成兵已血刃外雖有委任之名內實有騎虎之勢幸而成事猶恐其桀驁不幸而不成猶恐其怨望彼誠豪傑忠義固不如此而中外之人上自士大夫下至閭閻百姓莫不私語妄議者則以正軍之單寡而將帥之不得其人也如此等類不可悉數姑舉其大畧言之則開禧之

事可以深鑒矣。澶淵之役，人知其必勝。燕山之議，人知其必敗。稽之往事，攷之人謀，觀天時而察變異，明如契券，更化以來，餘習未殄。凡所以治內事外之具，少所商榷，而徒畏敵人之驟至。幸敵寇之少退，不知國家血氣已汗下于開禧之日，而疾疢未除。復汗下于三年之間。兵日以困，財日以匱。士大夫日不任事，而百姓日有怨言，不開心見誠，不改絃易轍，不盡悟前失，不痛掃宿弊。猶欲陰轉而密移之，必有不及事之悔矣。盜賊將起，水